

域外小说新译丛书

YUWAI XIAOSHUO

火坑

(俄) 亚·库普林著 刘伦振译



I512.4
548

火坑

(俄)亚·库普林著
刘伦振译

А. И. Куприн
Я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пятый

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1958 译出

火 坑

〔俄〕亚·库普林著 刘伦振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 1/2 插页 2 字数 301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10900

ISBN7-5306-2398-2/I·2140

定价:18.60元

百花文艺出版社

译 本 序

—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俄国作家。他诞生在奔萨省一个小职员家庭里，父亲是农奴制废除后设置的“调解员”，其任务是调解农奴与地主之间的冲突，母亲是没落了的鞑靼王公库兰恰科夫家族的后裔。作家早年丧父，随母亲迁居莫斯科，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877至1880年，库普林在拉祖莫夫寄宿学校受教育。十岁那年，进了士官学校（1880—1890）。为期十载的严酷的军校生活，对未来的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自传体小说《早年》（1900，后更名为《大转变》）和《士官生》（1928—1932）里，人们会发现这段生活的印迹。毕业于军校后，库普林被编入驻波多利斯克省的一个步兵团。这期间，他开始创作，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894年，库普林退伍后来到基辅，以写作为职业，并成了几家报刊的撰稿人。基辅的生活，使作家大开眼界，他的思想和创作日趋成熟。1896年，为了开拓视野，搜集素材，他完成了顿涅茨矿区之行，并在这里的工厂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工。这次“创作旅游”使他写出了第一部影响较大的中篇小说《摩

洛》(1896),作品严厉地抨击了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1897年,抱着同样的目的,他深入波列西耶边陲地区。在这里,他打过猎,种过烟草,当过诵经士,广泛地接触和体验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根据这段经历,他写了不少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是讴歌民间少女纯真爱情的中篇小说《阿列霞》(1898)。

1901年,库普林迁居彼得堡。还是在1899年,他就结识了契诃夫;1902年,他又结识了高尔基和为知识出版社撰稿的一些作家。在1905至1907年革命前夜,库普林创作了自己最优秀的一批短篇小说,如《在马戏团》(1902)、《退休生活》(1902)、《泥沼》(1902)、《懦夫》(1903)、《偷马贼》(1903)、《麻疹》(1904)、《犹太女人》(1904)等。1905年,库普林在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自己著名的中篇小说《决斗》,揭露了沙俄军界的野蛮与腐败。这一作品得到了以高尔基为首的进步文学界的好评。同年,作家还写了反映1905年革命的特写《塞瓦斯托波尔事件》。

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库普林的·思想趋于消极,但在创作方面仍保持自己原有的批判现实主义立场。

还是在基辅生活的那些年,库普林就考察了当地的妓院,很想写一部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这便是后来轰动俄国文坛的《火坑》(1908—1914)。

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库普林态度矛盾:既赞美革命领袖的英雄主义,又担心祖国文化的命运。对列宁,库普林是很钦佩的,1918年12月,他曾带着为农村出版《土地报》的建议去见列宁。1918至1919年,他曾在高尔基创建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工作。

但库普林对新政府的某些措施是不满的,并批评了余粮征

集制和其它一些做法。由于对革命的严酷性没有思想准备，1919年秋，他携家离开祖国，在国外侨居了17年，多半待在巴黎。这段时期，库普林脱离了自身创作赖以生存的土壤，很少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十月革命后的现实教育了库普林，1937年，身患重病的作家怀着落叶归根的爱国主义感情，毅然回到祖国，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真理报》在报道“著名作家库普林”回国的消息时，特别提到了他深得读者好评的《摩洛哥》、《决斗》和《火坑》。1938年，库普林病逝于列宁格勒。

在俄国文学史上，库普林被公认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代表之一。从思想倾向看，他猛烈而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歌颂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在艺术风格上，他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绘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性格鲜明，语言丰富，文笔酣畅，从而深深吸引住广大读者的心。

二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火坑》，卷一写作于1908年，卷二、卷三脱稿于1914年。《火坑》出版后，震动了俄国文坛，许多批评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惊人力量，委实扣人心弦的杰作”，“是库普林悉心研究妓院生活后写出的一部《妓女心理学》”。的确，《火坑》通过对俄国妓女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是第一次如此广泛、如此深刻地接触妓女生活这一题材而又写得如此惟妙惟肖、如此引人入胜的一部难得的作品。具有权威性的《苏联文学简明百科全书》（1966，莫斯科）在评价这一作品时公正地指出：“《火

坑》揭露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症结之一的妓女制度。这部小说就其倾向而言，是现实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唯其如此，它才经久不衰地为不同国度和不同时代的读者所喜爱。1957至1958年出版的库普林六卷集中收入《火坑》的第五卷，印数达150万册，这在苏联的文学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可见其深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此外，《火坑》几乎已经被译成世界上所有主要语言在各国发行，并一再重版。事实上，它是为库普林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作品。

《火坑》主要写的是基辅的一家二流妓院。重点放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窑主安娜·马尔科夫娜、妓女贩子戈里宗特、警察分局局长克尔别什和嫖客为一方，而以被侮辱、被蹂躏的妓女为另一方，穿插着大学生利霍宁赎买柳芭、试图让她从良的故事。在这里，作家逼真地再现了妓女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尽摧残的悲惨图景，对她们寄予深切同情；与此同时，作家还怀着满腔愤怒，无情地揭露了把这群“白奴”当作牟取暴利、发泄淫欲的工具的那帮剥削者和“正人君子”的丑恶嘴脸，从而有力地鞭笞了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沙俄官僚制度的腐败与黑暗。

另一方面主要描写妓女热尼亚。作家把她作为妓女反抗精神的化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她的心理活动和她从反抗到投缳自尽的全过程。

这两个重点相互配合，深刻地揭示了作品的抗议主题。把这两个重点连接在一起的是记者普拉托诺夫。作家的许多观点通过他加以表述。

由此可见，《火坑》的总体艺术结构是颇具匠心的。

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家也费了一番苦心，并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效果。

在刻画妓女群像时，作家敏锐地注意到，妓女制度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沦为娼妓的，大多数是因为衣食无着。柳芭原是个纯真的农家姑娘，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她才陷进“火坑”；热尼娅由于家境贫寒，从小被迫当了女佣，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被东家奸污，接着又几经辗转，落入娼门；埃莉扎之所以操青楼生涯，目的是想攒上一笔钱，好实现与未婚夫完婚的夙愿。正是罪恶的剥削制度使她们成了可以任人买卖的“白奴”。作家并不隐讳，一部分女子卖笑于烟花巷，是受了淫靡风气的影响，但这种风气归根到底也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几乎每一个妓女都有自己的一部血泪史，其中充满着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在俄国，妓女制度的兴盛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联系在一起。

在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妓女是被吃的一方。吃她们的主要是密主、妓女贩子、地方官僚、有闲阶级的嫖客和整个沙俄制度。作家通过妓女贩子戈里宗特这一形象，对此做了深刻的揭露。戈里宗特的发迹靠的是贩卖“白奴”：从黄花闺女到成年女子，无一不是他赚钱的“货物”。为了钱，他无情无义，多次把自己的老婆卖进妓院。他买卖兴隆，魔爪伸向大半个俄国，还跟国外的人贩子搭上了手。他有恃无恐，既卑鄙，又猖狂，原因是他能满足官僚、大亨们的淫欲，连省督大人也给他撑腰。尽管他已经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坐火车却不按规定买票，喜欢占小便宜，更有甚者，他在跟妓女鬼混时竟让摄影师拍下淫秽照片，好随身携带兜售，赚点小零头。在他身上，人的气味已全部丧失，有的只是对金钱的追逐；对他说来，人际

关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个被置于广阔社会背景上加以刻画的剥削者形象，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笔下此类形象的画廊，是库普林艺术上的一大成就。

妓女也是人！是响彻于《火坑》中的最强音。这贯串全书的绝叫声集中体现出作家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描写妓女形象时，作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多次把她们与贵族女子学校的千金小姐相提并论，还称妓女塔玛拉端丽的容貌堪与达·芬奇笔下被公认为女性美化身的蒙娜丽莎媲美。是的，在心灵上，妓女远比上流社会那些满身铜臭的女士高洁。塔玛拉在怒斥上流社会对妓女的污蔑时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妓女卖身，是出于社会压迫不得已而为之，她们公开承认这一点；而上流社会的女士卖身，却只是为了讳莫如深的私欲，所不同的只是方式更加“高雅”和“堂皇”罢了。

妓女有自己的人格，一旦作为人的尊严感在她们身上觉醒过来，她们就要为自身作为人的权利而斗争。热尼亚就是这样。她天生丽质，禀赋聪颖，思想敏锐，性格坚强，在正常的环境下，准会出脱成女性中的佼佼者，却不幸被扔进“火坑”，备受摧残。从饱经蹂躏的严酷事实中，她看透了人间的罪恶和嫖客的嘴脸。对嫖客睥睨捉弄、嬉笑怒骂，成为她反抗的手段，因为她深知自己在人格上远远高出那个社会和周围那帮无赖。她的愤怒是真诚的，她的仇恨是正义的。染上梅毒后，她决心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报复，把这种病传给摧残和蹂躏她的达官贵人和公子哥儿，让他们断子绝孙。她在痛苦中尝到了报复的欢乐。然而，正当她恣意报复到底的时候，她遇到并疼惜一位误入歧途、体态健美的青年，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不忍毁掉大自然的这一精美造物，尽管她自身作为大自然的精美造物之一已

经被万恶的社会毁掉。这比起那些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的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和太太小姐来，人格上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只有饱尝美之被毁灭的切肤之痛的人，才不忍心去毁灭美。这一情节充分体现了这个饱经磨难、得不到丝毫人道主义待遇的女子的人道主义高尚情怀。反抗、复仇——已经成为热尼娅的生存目的，一旦它们被迫中止，她也便失去了她赖以生存的支柱，不得不投缳自尽，但她的死本身就是对罪恶社会的抗议！

热尼娅死后，塔玛拉竭尽全力，为女友举行了基督教葬礼。她胜利了。这葬礼，既是哀悼女友的一首挽歌，也是在黑暗王国为妓女争人权的一曲凯歌。

然而，热尼娅的反抗显然不是妓女解放应当效法的方法，尽管她的反抗精神十分可贵。

在此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利霍宁“挽救”妓女柳芭的那种自私而又胆怯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利霍宁实质上是个伪君子，他畏首畏尾，怕这怕那，在玩弄了柳芭后又觉得她“不可救药”，其实是担心与柳芭同居有可能影响和断送自己的前程。尽管利霍宁一度自诩高尚，俨然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还装模作样地对柳芭进行所谓的启迪，但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注定他只能做一个胆小如鼠的改良主义者，而且连自己那一丁点儿少得可怜的“善良”也不能贯彻始终，终于可耻地抛弃了柳芭。作家通过这一形象，对改良主义者的妓女解放“理论”作了辛辣的讽刺。

但是，囿于自己的思想觉悟，库普林本人也找不到消灭妓女制度的办法。他通过记者普拉托诺夫之嘴，痛切地揭示了妓女生活的现状，深深地同情她们，然而，怎样解救妓女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不知道。诚如库普林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只是生

活的说明者，而不是生活的导师。生活的导师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身上。

三

《火坑》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对如何消灭妓女制度，作家的不少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妓女制度既然是随着剥削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只能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失，这里，需要的是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作家本人也不甚了了的渺茫的未来，不是扫荡妓院区的外来的“天灾人祸”，这是任何一个具有初步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

其次，诚如列夫·托尔斯泰所批评的那样，小说个别地方带有自然主义色彩，这在艺术上是不可取的。此外，由于库普林在写《火坑》时还计划写另一部小说《穷人》，因而把预想中的《穷人》里的一些场面搬入了《火坑》（如利霍宁逛集市和普拉托诺夫卸西瓜的那两个场面），这种游离现象在结构上显得有点庞杂，不够紧凑。

但作为一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火坑》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现代的读者，重温一下处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妓女的苦难生涯，有助于加深对旧社会的腐朽黑暗的认识，从而更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热爱今天的美好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火坑》值得一读。

本书出版得到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和袁耀华先生的不少帮助，在他们的协助下，根据权威版本对译文的不妥之处作

了修改，但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尚希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刘伦振

1996年10月1日

卷 一

我知道，不少人会认为这部小说不合道德、有伤风化，然而，我仍怀着赤诚之心，将它奉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一代。

亚历山大·库普林

1

很久以前，当铁路还没有出现时，南方某大城市的边儿上，住着一些世代相传的驿道车夫——有吃官银的，也有自谋生计的。因此，人们就管这地方叫“亚姆斯卡雅区”，或简称“亚姆斯卡雅”、“亚姆基”，或干脆直呼为“亚玛”^①。后来，蒸汽牵引使马拉运输趋于萧条，剽悍的驿道车夫于是渐渐丢弃了他们蛮横的气势和逞凶的习气，转向别的行当，他们的“部族”从此也分崩离析、七零八落。但是，许多年以后，甚至直到现在，“亚玛”的名声依然不好，人们都知道那是个寻花问柳，酗酒打架，夜晚也不安宁的地方。

一切仿佛是自然发生的。从前，那里有一些轻佻的红脸蛋的士兵老婆和虚胖的黑眉毛的车夫寡妇，偷偷地贩卖伏特加酒，并兼营调情卖俏的勾当，慢慢地，出现了经当局核准、受专门监督、服从严格规章的公开妓院。到十九世纪末，亚玛两条街（大亚姆斯卡雅和小亚姆斯卡雅）的两侧，布满了这种妓院，剩

① 亚姆斯卡雅（ямская）是由驿道车夫（ямщик）的前两个字母加形容词后缀构成，意为“驿道车夫的”；亚姆基（ямки）是驿道车夫们（ямщики）的快读音，词义不变；亚玛（яма）由亚姆基简化而来，但又具有“火坑”的词义。作者以《Яма》为书名，一语双关，既指地方，也有妓女区的寓意。

下来的私人住宅只不过五六家，而且里面也开设着小饭馆、啤酒酒店、杂货摊，全是为亚玛街的嫖客妓女们服务的。

在所有这三十多家妓院里，生活方式、风气、习俗，几乎都相同。区别只在于为那“露水恋情”付出的价钱有高有低，而这又取决于一些无关宏旨的、外部条件的差异：被点的窑姐儿在姿色上是妩媚还是丑陋，在服饰上是粗俗还是华美，房间的布置和陈设是高雅抑或平庸。

最讲究的一家当数特列别利雅妓院。这是大亚姆斯卡雅街入口处左侧的第一幢房子，颇有花柳业元老的名声。它现在早已换了主人，此君不仅当上了市议会举足轻重的参议，甚至还是市府的要员。这座两层楼房，色调绿白相间，露出一副无赖相，有点儿罗别特^①式的气派，但其实是仿古的赝品。它的窗孔上饰有木雕的马驹和公鸡，木檐板的四周绕以木刻的花边；楼梯上铺着白色的长条地毯；前厅里有一只狗熊标本，它伸出的前爪中捧着一个木制圆盘，用来盛客人的名片；舞池里有镶木地板，窗上挂着两层窗帘，一层是厚实的紫红的绸布，一层是透花纱，靠墙安置着一排白地描金的软椅和一面面镶着镀金镜框的整容镜；在两间雅座里，地毯、沙发、软缎凳子，一应俱全；卧室里有浅蓝和淡红灯罩的灯，粗绸被子和洁净的枕头；妓女们有的穿毛皮镶边的露胸舞裙，有的穿化装舞会上常见的那种昂贵服装，把自己扮成骠骑兵、少年侍卫、渔家女、女中学生；她们大多数是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德国血统的女人，块头很大，皮肤白皙，乳峰高耸，脸蛋儿也很标致。在特列别利

① 伊凡·巴甫洛维奇·罗别特（1845—1908）：俄国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以古俄罗斯气息浓郁见称。